《日本诗史》的“我邦”意识，亦体现在对日本汉诗与中国诗人、诗作之间关系的表述中。

卷二提到了两位日本僧人。释智藏曾在唐高宗武德年间前往中国，是第一个诗作见诸日本古代汉诗选集的僧人。但北海认为其诗“并无可采”。另一位僧人辨正也曾到过中国，受到唐玄宗赏识，并与盛唐诗人交往甚密。而其诗虽然受到盛唐诗人的润色，但北海认为“绝无可佳者。可谓空手自玉山还。”（24）

这两位僧人从履历上看，可以说是日本僧人作诗的先驱者，但《日本诗史》对他们诗作的评价显然不高。而对于评价中所提到的，两位僧人共同的赴唐经历，北海的态度是暧昧的。尤其是辨正，说他“空手自玉山还”——北海一方面承认了盛唐诗的地位，另一方面否认了盛唐诗人润色过的辨正诗作的艺术价值，可见他并不赞同对盛唐诗的一味推崇。

除了王朝时代日本诗人前往中国学习以外，还有明末清初来日本避难的中国文人。《日本诗史》卷三记载了其中的双向互动。

据《日本诗史》，明朝人归化日本，又闻于诗者有元赟、朱舜水、林荣、何倩、顾卿和僧独立。其中，元赟的诗才最受北海赞扬，但也不过“间有佳者”。（31）而林荣、何倩、顾卿的诗作“鄙俚最甚”。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诗史》在这一部分还提到了当时一位名叫大高坂季明的儒者与上述归化人的往来。对于大高坂季明，江村北海认为他“博览而有大志，最研理义”，给予肯定。林荣、何倩、顾卿三人对大高坂季明的诗，也赞赏称：“我辈来贵国，视数家文章，虽各有所长，然或未谐，章法句法，唯足下所作，尽合规矩。……足下文章，意深语简，韩柳欧苏无过。（31）”但江村北海以为，这三人的话不过是吹捧，但季明信以为真，于是其诗“遂欠精细工夫”，其人“深惜为三人所误也”。

此处的叙事实际构建了两组人像。第一组是以大高坂季明为代表的，以汉土诗人的评价为唯一标杆的日本人。第二组是明末来日的中国诗人，无论是诗才还是论诗的眼光，都为北海所不屑。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地从这里获悉北海对当时中国诗坛的看法，但他在后文中所提到“日中时距两百年”的差距，在这些归化的中国诗人身上已经无法体现。总而言之，在这段叙事中，迷信汉土的日本诗人终将误入歧途，而言过其实的渡来诗人则消弭了中国诗相对日本汉诗的优势。